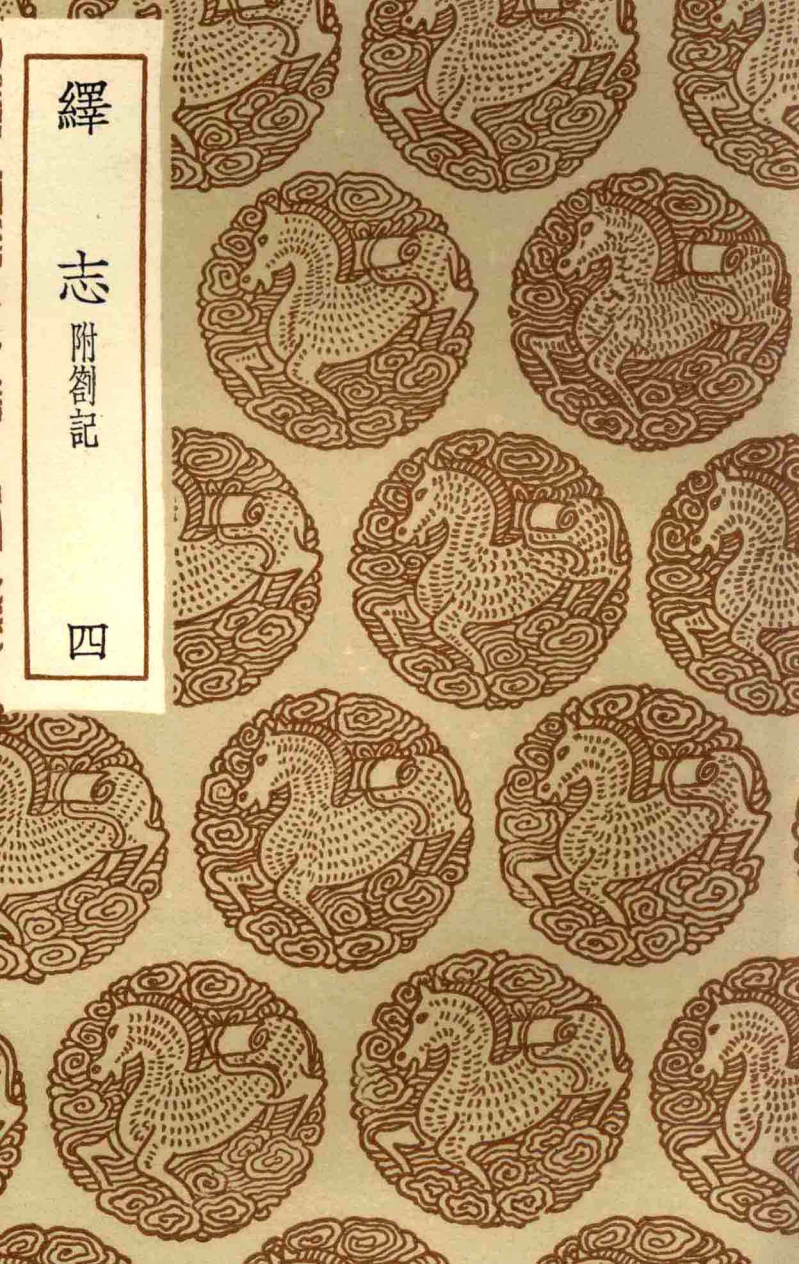


繹

志

附劄記

四





志 釋

記 割 附

(四)

撰 諾 承 胡

釋志卷十二

父兄篇第四十七

顏之推曰。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令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暴謔。則師友之誠。不如傳婢指揮。止凡人鬪鬪。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誨諭。故君子家法。雖備乎聖賢之書。猶必申以語言。如施衿結纁。再嚴父母之訓耳。孝之小者。鄉黨稱良士。孝之中者。朝士稱篤行。孝之大者。則達乎天子矣。故天子之孝。以士禮通之。所以爲至德要道也。內則所載。皆天倫樂事也。牀幃之前。子婦肅雍。孫稚怡豫。環佩衿纓。紳鞶綦履。翼然立于其側。匪直味爽爲然。其爲晨昏也復然。其爲冬夏也復然。和順從容之意。油然而生。如草木甲坼而萌芽。爲父母者。視天下之樂。無足易此矣。疾病痾癢。自爲抑搔。不若孫子之快也。行步疾徐。中乎節奏。不若諸幼之扶持也。飴蜜旨甘。滫醴柔滑。槃匱沃盥。敦牟履杖。時所欲而進之。不如溫以柔色之爲悅也。爲人子者。和豫以爲容。敬慎以趨事。聰聽以承訓。先意以迎歡。竭力致養。守身歸全。下堂傷足。懷數月之憂。夙興夜寐。存餅疊之恥。不貽其所不受。不瀆其所不安。致其尊不敢褻。致其敬不敢渝。致其謹不敢殆。有所營爲。勞辱其親之念。頃步弗忘。此孝子之志也。其或供養及時。戶庭相依。無王事不遑。無異方悵望。無饑寒生離。無罪戾貽憂。無期逝不至。貽憂無號呼求養。不得請于君相。而退自傷悼。不比于人。此人生之幸。不可取必于世者也。若夫恆舞酣歌。燕遊愉肆。淫朋比德。貪叨忿憤。汗漫突盜。鬼瑣詭僻。行之堅。言之

玷。否則庸鷺劣下。不見取於人。親老窮苦。無一日之養。否則妻子不道。不能裁以大義。使遂其惡。皆貽憂之道。人子所當戒也。事君以道。事父以義。命有所不從。而不名爲逆。諫過以微。致微以敬。敬而不入。怨艾懲創。無所容其憤激。性之所近。意之所鍾。生則承順。沒則思慕。器物有褻藏焉。有展視焉。幼賤有常愛焉。尊長有常敬焉。劬勞胼胝。人之所憚。孝子處此。若有餘力。詬厲扑責。人所難堪。孝子處此。若有餘恩。將順匡救。人所難工。孝子處此。若有餘才。故曰。孝子不匱。非直不匱于心。常不匱于事也。事親之道。終于立身。立身之行。愛敬而已矣。凡親九族。平政治。惠鮮鰥寡。澤逮黎庶。皆愛之屬也。居上不驕。處下不亂。謹言慎行。恪共明神。皆敬之屬也。伐木殺獸。必以其時。豈必有濟于天下。亦云愛而已矣。不登高臨深。不苟訾苟笑。豈必有益于天下。亦云敬而已矣。常以愛敬爲心。則所行無過。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以治人則有用。以立德則有本。在上之人。不必更有教令。在下之人。不必更有學術。以此二義博觀而近取。比類而知方。愛敬在此。感化在彼。上通神明。下徹物類。若鐵炭之相召。桴鼓之相應也。尊貴之養。嚴父配天。貧賤之家。啜菽飲水。苟義所自盡。其致美一也。修身潔己。不愧藜藿。穢名浼行。有慚黼冕。苟內省甚嚴。其無忝一也。正考甫之業。歸美弗父何。苟能身之所履。不近非道。其義皆相通也。季子之感。皋魚之哭。苟能貧賤不恥。守義恬淡。其理亦何憾也。父母之于子。愛之在心。不在其事。使之以事。不在其憐。導之以道。在乎服習。不在相強。羈紲成童。必就師傅。居處與偕。必擇仁里。朋友講習。必求良士。誦說討論。必務正學。臨財取予。必尙辭讓。役使僮僕。必多慈良。居官服事。必謹廉隅。父母之心。未嘗有棄子也。子孫不受教。所以教之者。

無不至也。鄭師克蔡。子產獨憂。子國怒之。賢父之心。不以其子智略爲重。以醇謹爲重也。馬援教子。務在敦厚周慎。而戒輕薄浮華。王景命子。悉取渾默。沖虛。俾其顧名思義。不敢違越。又言輕貴者不可法。而澹守者可法。性行不均。得失相參者。不足慕。淳粹履道。內敏外恕者。宜慕。陸遜曰。子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必取禍。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狎之道也。抑搔痛痒。懸衾篋枕。不簡之教也。柳玘曰。祖考忠孝。必爲名門。子孫驕奢。必爲覆族。德行文學根株也。正直剛毅柯葉也。慈孝友悌。忠信篤行。乃食之醢醬。不可一日無也。金谿陸氏。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于家。故其家道之整。著于州里。房玄齡集古今家誠。以爲屏風。諸子各取其一。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凡此諸賢。莫不有益義方。而况兼善乎。父母于子。雖有惡。未可棄也。舉以示人。不以盡言也。春秋傳曰。父母于子。雖有罪。猶若不欲服罪。然禮曰。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左氏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杜預曰。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朱子曰。人倫之間。若無仁厚之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諺曰。搏狸之鳥。非護異巢。噬虎之獸。知愛己子。後世律令。亦有五服相容隱之條。義蓋如此。末世教衰。人不知禮。狀其子孫失道。如搏寇讐。如傳爰書。君子傷之。掩耳不欲聽也。故曰。君子以兼愛望人父。以友悌責人兄。非直崇長厚也。端本之道也。不可得而假合者。兄弟之謂也。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妻孥。而兄弟兼有之。惟妻子可以行意。其于兄弟。則有不可直遂者。此節文所從出也。故兄弟者。匪直親愛之府。蓋亦道義之門。是故其常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哀喪。無適而不自盡。其變也。死喪

相求。急難相助。外侮相扞。憂娛苦樂。無適而不相恤。此先聖教人處兄弟之道。人無兄弟。其孤特也。都非人情所堪。人有兄弟。其驩娛也。亦非妻孥所勝。賓客燕飫。非此不暢。歲時伏臘。非此不歡。王化雖微。而嚮麗之和。亦足自裕。此先王誘之以兄弟之樂。所以常棣之詩。其志切。其情哀。委蛇漸次。曲盡人情。以竦動其良心。使樂聽從。所謂雅頌之音。感人者深也。聖人處人倫之變。不失義理之常。非有意爲此也。其心常平。其氣常和。隨所感之情。因而應之。久變而忽得其常。則喜其常。不更虞其變也。雖未必驟致大順。其所消融。亦過半矣。不以小忿廢懿親。不以家釁告閭黨。不以齟齬絕天倫。不以不報斬平施。不幸而有閔伯實沈之憾。至于死喪。則釋怨而盡禮。不義其行。可以不與其勢。不啖其利。而無相絕之道。蓋人倫親疏之分。卽此心自然之天則也。予以自然之則。則無有餘不足之患。此所以不失常也。春秋書天王出居者。同氣至親。不宜有難。此人倫之變。世道之憂。故雖天子之尊。必凶服降名。以自貶損。是以謂之有禮。民閒兄弟。所以至于相殘者。莫非讒邪爲之。顏之推曰。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庶無頽毀之患。如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矣。故人有妻妾。而假合之端。自此而始。假合日益隆。天屬日益替。此不可不慎也。

宗族篇第四十八

族之爲義。歡喜相慶。急難相賙。死喪相卹。有無相通。疾病相養。親愛愉悅。而獄訟不作。生人之樂。王化之盛。孰過于此。然而閔伯實沈之釁。不絕于時。因而教獫狁塗之刺。徧于天下。且聚族而處者。大率氣類不

齊性情各異。求索太煩。尊卑相軋。是以近而不相得。則怨怒隨之。鮮能以親愛終。亦其勢然也。行葦既醉。頌弁三詩。親親之道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殷勤篤厚。藹然肫然。故爲族姓者。感恩誼之隆。願以福之駢臻。德之高明。既有賢子。又有賢妻。所生又賢。一唱三歎。真切懇至。信其爲家人言也。至于樂往哀來。悽然傷懷。勉以卒爵。俾終一燕之歡。以此卜祖德之隆焉。以此覘後來之慶焉。天下之家若此。天地無戾氣。四海無凶人矣。太和之氣。充盈兩間。人受此氣。自然動盪薰蒸。故其相與。輒相期以吉祥。相慶以福祉。君子則思致福之原。故君子之福。能自得之。而不盡聽于天也。記曰。福者。大順之謂也。大順者。仁厚之風也。帝王以此居心。則仁厚見於天下。父母以此居心。則仁厚見于子姓。仁厚所在。百邪遠矣。衆善生焉。未有仁厚而天下不治者。未有仁厚而宗族不昌者。所以爲百福之原也。故宗族之燕。歡暢而不爲酒。備物而不爲奢。祝頌而不爲諂。溢美而不爲佞。先王立宗法。五世之內。冠娶必告。死必赴。有所維繫統屬。而不至乖離也。程子族人遠來。則大會其族以合之。雖無事。猶月一爲之。古人花樹韋家會法。是其所取也。本先王立宗之指。用程子會食之法。則無離絕陵犯之事矣。或問于予曰。獨子可爲人後乎。應之曰。母弟之子爲兄後。禮也。繼祖者太宗。繼禰者小宗。獨子之伯父宗子也。以獨子爲後。是繼祖也。獨子之父支子也。以獨子自爲後。是繼禰也。舍祖繼禰。舍大宗繼小宗。非禮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則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正謂此也。然則獨子之父。可無後乎。應之曰。小宗無後當絕。何休言之矣。古者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

後。邱文莊公取之矣。且不有攝主之義乎。攝其宗祀。待以歲年。獨子復有餘子。然後以一子繼大宗。以一子繼小宗。孰攝之。必至親者攝之。孰爲至親。莫親子己之子。出爲兄後者也。一世再世。至三四世。皆可攝也。後世禮義不明。人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寧潛養異姓之兒。春秋書莒人滅鄆。垂戒後世。或族人利其所有。藉口獨子不爲人後。遂以羣從之子。攘而取之。名號所假。裸獻几筵之前。血氣所通。隔絕廟門之外。迹若有後。而實絕矣。鬼猶有知。能無莒人滅鄆之隱痛乎。是在有司聽茲訟者。深之小人之無厭。宜以義禮裁制。禁羣從之攘取。明繼祖之大義。庶幾革貪昧。妥鬼神。若欲和調衰世。苟徇無厭之情。終非通義也。且立後之禮。必得賢者。則無降爲阜隸。與若敖滅宗之患。是以鬼神馮依。又在德也。詎可聽人攘取邪。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所云大宗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所云小宗也。何以昔宗之。而今廢之。蓋諸侯之子。爲大夫者。宗子世嗣其爵。支庶皆得食采地之入。凡在氏族中。無論親盡未盡。冠昏喪祭。皆告始祖之廟。廟在宗子家。故必宗之。是以百世不遷。無世祿則無廟。然廟則冠昏諸事。不告宗子家。故大宗廢也。小宗之法。因高祖廟所在宗之也。今世無廟。神主所在卽廟也。吾高祖主在五世長兄家。五世者三從也。雖長兄亡。而子孫世奉其主。屬有祭告之事。必于其家告之。是以宗之。至于吾子。則爲親盡之祖矣。不往告矣。故其宗以遞遷。今聚族而處者鮮矣。五世之主。不祀一處。屬有祭告。恆苦隔越。不得不別立位。于所居之寢。禮所當告。無復至宗子家。故小宗亦廢也。然則宗法之廢。爲日久矣。蓋與世祿相因爲絕續。有世祿者不可無宗。無宗則

食祿之人。無所統屬。奸邪不軌。與游惰失職。雜處賢者之列。莫可分別。其患甚大。無世祿者。雖欲立宗。不得其維繫之具。則與路之無異。彼奸邪不軌。游惰失職之人。猥以宗子維繫之。其患亦匪輕也。且大宗之子。行輩常卑。有如童昏無行。辱及其先。奚取乎奉以爲宗。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也哉。故程朱亦本世祿言之。不及庶姓也。

夫婦篇第四十九

夫婦之義。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嗣。故昏禮主敬。敬則克終。克終則成物之道也。克終則延世之道也。六禮之接。皆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致敬也。贊見婦于舅姑。舅姑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亦所以致敬也。父母舅姑。以敬先之。內外大小執事之人。莫敢不敬矣。少子幼婦。所見無非敬者。莫不自處于敬矣。有父母舅姑之敬。而後可訓。內外大小之敬。有內外大小之敬。而後可訓。少子幼婦之敬。其始能敬。終身無不敬之日矣。嫁女非難。娶婦爲難。嫁女者具資幣遣之而已。娶婦之家。內外大小不可不敬。慢易嫫越。雖冠冕之裔。吾必謂之委巷矣。恭敬儼恪。雖農野之子。吾必謂之學士矣。易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終而不敝。在乎敬焉爾。古者男女氏族。皆擇德焉。非崔盧之謂。而鍾郝之謂也。新婦入門。以高山景行。致其慰勞。其世俗之情哉。故凡議昏者。小大不偶。非禮也。尊卑不偶。非禮也。少長不偶。非禮也。不必避焜耀。取清貧。但微察其先世士農之家。子孫朴魯。親戚相依。數世之益也。游惰之家。子孫狙詐。親戚相聚。數世之累也。亦不必舍其邑里。遠之鄰封。他不具論。第以中

饋言之。婦人隆父母家。其天性也。嫁不越乎邑里。內外中表。燕好常接。雖有隆替疏數。不見其迹。若獨饗鄰封之賓。必有不期隆而自隆者。異同之見一啓。舅姑子婦。皆齟齬其閒。非所以道迎和氣也。若夫女之尤者。非其人不可近。非其德不可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天下至言也。擇壻之法。亦不必大遠人情。如詩所云。醵父之事。必求壻家。土地肥美。物產殷阜。然後以女字之。亦足見經術之義。未始不在人情中也。昏家而論貨財。儉僧之行也。聘婦而求贅壻。臧獲之心也。古之行禮者。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貨財之則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賈誼謂之惡俗。秦之行戍也。先發贅壻。賈人後乃市籍之民。則知贅壻之風。黷貨棄禮。彼俗亦賤之久矣。且以女待男。非所以養廉恥。先配後祖。非廣嗣繼宗之義。婦已歸矣。而非其家。是無歸也。三義皆失焉。事之最悖者。士大夫之家。確乎不可行也。古者男女既成。苟非國家有故。未有過時無匹者。桃夭標梅。獨紀聖人之化。亦以著男女之及時也。世衰道微。政煩吏酷。有軍旅供億之警。有徭役匱竭之患。雖有男女。而仇匹非時。所以綢繆采綠諸詩。于其喜之深。則知其曠之久。又有可歎者。先王教人。必使知儀家之道。而後爲夫婦。知成人之道。而後爲父子。一夫一婦。庶人不乏于室。妾媵有數。侯王不踰其制。故女子守貞信。而惡非禮。男子重伉儷。而賤淫奔。末世政教旣衰。柔曼之傾意。恣其所欲。貴賤無等。取女過度。諸侯妻妾以百計。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列屋。而閑居者旣衆。苟合而輕棄者亦多。馴致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民閒怨曠旣多。求匹非時。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而風俗壞矣。又有蚤昏少聘。不解以禮自閑。男子耽樂無極。女子席寵日驕。始則委曲順從。久且

互生厭棄。燕私旣析。忿恨遂深。求爲路人。不可得已。家人之義。明內而齊外。明內者。好惡不偏也。齊外者。威儀不瀆也。君子齊家。先正乎內。以己視人。則己爲內。以身視心。則心爲內。正己者。所以正人也。正心者。所以正身也。古之育女者。旣與男子。皆有胎教。于未生之前。迨其成人。則有師傅保姆之助。珩璜琚瑀之飾。威儀動作之度。其最備者。更有詩書圖史。以爲勸戒。其在家也。男女異長。自爲伯仲。示不相離也。今之教女者。鮮矣。旣嫁之後。處閭閻之下。閨闈之中。慶賞刑威。文告意指。所不及也。非男子以身爲刑于。將誰取法焉。文王之化。及于婦人。女子莫不知道義之重。而忘其私昵。此必君子儀刑有素。足以爲法也。易曰。家人利女貞。非女自正。正之者。男子也。家庭之內。稱引綱常。教導禮儀。凡勢利傾險之言。不出于口。喜怒有節。動止有度。凡僭忒瀆慢之行。不見于躬。父兄子弟。妻妾奴僕之前。莫不如此。所謂正也。若冒于勢權。貪于貨賄。沒于廉恥。爲害于鄉鄰。得罪于君國。雖其事不與妻子相關。要皆失儀刑之道。亦所謂不正也。至於譴浪笑敖。嬖妾所喜。伉儷所惡。儀家者所最忌也。中饋者。陰之養也。畜藏者。陰之利也。儀刑者。陽之倡也。嚴厲者。陽之壯也。庶人之家。勤謹治生。備物餉客。公卿之家。丈夫積德累行。以致爵位。婦人能循法度。不失內職。至于祭祀之時。終事有儀。少女能敬。而益見其德之盛。他若君子行役。獨處而思。猶必勸之以義。勉之以正。則男女各盡其道矣。匡衡曰。婚姻之理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由此觀之。匹耦若非其人。品物必有不遂。天命必有不全。此終身之憂也。人世不如意之事。未有非其自取。而牀第之閒。爲尤甚。雖成子姓。猶未知其負荷與蕩覆也。晉獻公滅其國。而嬖其女。魯莊公釋父之怨。而娶仇人女。以終事觀。

之甚可危悚。最小之愆。猶不免恥辱焉。靜女之詩。其婦人相贈。而不知羞。其君子誇詡。而不知諱。衛之淫婦。既爲人所棄。不自咎失身。而責士無信。君子讀此而有感焉。政傾俗壞。至于如此。生其時者。賢士無良匹。孝子無貞母。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行。亦可知已。司政教者。宜豫爲之防。未可謂男女之私而忽焉。孔子司寇三月。魯之道路。幾于文王之化。夫文王之化。不可求者。婦人也。詠之者。男子也。彼皆不犯非禮矣。善哉先儒之言曰。色出于性。淫出于氣。君子持志以御氣。所以止淫縱也。且情之不能已。絀於義而自止。以義止情。勝忘情者多矣。此先王之澤。孔孟之學也。婦人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不獨多置妾媵也。其性情之中和。德之仁厚。律身之莊敬。皆凝福之基也。未有福大而子孫不衆者也。性辟戾則不中和。行安忍則不仁厚。專房鬪則不莊敬。皆薄福之事。未有福薄而子孫蕃衍者也。媵女淺事。春秋書之。明妾媵之制。不可廢也。所以廣繼嗣。戒專寵。乃以不曠之故。任情而動。持身無禮。至于息胤微弱。骨肉離乖。綱紀廢弛。禮度敗壞。則祖考之罪人。人道之怨耦。乃知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書傳載之。以爲美談。不亦宜乎。陰陽之氣。感欲其專。應欲其至。不專則氣不聚。不至則精不凝。不凝不聚。故不能成胚胎也。又必問其正與不正。時與不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乎動靜。所謂正也。董子曰。新牡十日而一遊于房。年漸長則以次倍之。禮曰。雷將發聲。必戒其容止。所謂時也。正而且時。所生之子。亦必得氣之正。而邪氣頗類。不與焉。如嘉禾靈草。麟趾鳳雛。自有挺埴。必非庶類之感召也。大夫以上不再娶。有嬪御以治內。可以不娶也。大夫以下。或事舅姑。或承祭祀。或主內事。故不得已而娶。今欲杜吉甫伯奇之禍。能如曾參王駿

則大善。如不然。不假名器。猶爲得之。溺情寵授。而不知節。終爲釁尤。不可測已。朱暉云。時俗希不以後娶敗家者。此之謂也。帝王之道。不窺人閨門之私。不聽聞中冓之言。士大夫杯酒鄉曲。喜談燕私爲笑樂。原夫不敬伉儷。是以至此。有識者正色拒之。不爲過也。士大夫不嚴出妻之禮。是以育女無訓。取婦無擇。儀家不講求其法。女德無極。何所懲而不爲惡焉。夫以義合者。不義則離。故程子曰。妻有罪。出之何害。但語言之閒。不可令彼曲我直。自有含容之意。則可爾。春秋內女之出。必謹書之。所以敬慎重。正終始。凜然而情欲之私。不得行乎其閒也。紀叔姬出而未嫁。夫家復請歸葬。春秋不削其事。亦所以示法云。

祀先篇第五十

祀先之禮。有義有儀。講求其義。所以一此心也。服習其儀。所以律此身也。愛敬仁孝之謂義。品物虔數之謂儀。君子有過人之德。義之所發。無不摯至。是以鬼神日監在茲。此先王萃渙之道。先儒思成之指也。祭之爲義。莫重于志。志清則物嘉。非甘芳之謂也。志慤則物重。非寶玉之謂也。志順則物時。非鮮新之謂也。以物之馨香。屏除內心之邪慝。以物之貴重。消釋內心之鄙賤。以物之時宜。節宣內心之和平。故春秋重志。志敬而節具。謂知禮也。爲宮室以居之。設木主以象之。陳玩好以娛之。薦芬響以悅之。所以達死者之志也。聯親疏。敦長幼。以職事序賢能。以禮誼逮幼賤。以燕飲合宗族。惠澤洽遠邇。所以達生者之志也。祭之日。賓客修其容。子孫榮其事。擯相詔其節。文學士大夫于此觀禮。于此道古。主人更無他念。盡其誠敬而已矣。祭也者。人道之常也。思慕彷彿。人道之愛戀也。饋奠祝嘏。人道之綢繆也。忠信誠慤。人道之敦篤。

也能盡人道而後爲君子。能爲君子而後能事上使下。祭也者。所以養事使之德也。所以教事使之學也。講究習熟于平日。安行蹈節于臨事。爲學之本務也。不可得而久者。父母之養也。天地萬物莫不相禪無盡。獨父母之歲月不得有餘于子。子之愛養不得有餘于父母。一朝悔其不足。終身無望其足矣。故父母之年。方其充然有餘。子乃童穉。不足自盡。及其竭力耕田。供爲子職。或稍被一命。差致菽水。此時父母之年。已若竹箭奔流。不可追矣。子路曰。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三復斯言。何痛如之。終天之訣一絕。毛裏之屬焉。在惟祭之日。始一相通。既苦爲時甚暫。又恐居心未一。若復慮事不豫。比物不具。終身無相屬之頃。宜揚子有豺獺之戒。泉魚有在野之哭也。天地之間。無時非理與氣。流行不息。然于賢者論道德之旨。則當置氣言理。蓋氣有昏濁。理皆純粹。仁義禮智之性。君子不謂命是也。與衆人論幽明之故。則當置理言氣。蓋理本大段相通。氣則一綫不假。鬼神非其族類。不歆禋祀。乃氣之不可假借也。天地山川。古先聖王聖賢之類。是理之相感也。要以承祭之頃。止當言氣。如天子祭天地。由與天地之氣通。諸侯祭山川社稷。由與山川社稷之氣通。蓋天地生萬物。山川出雲雨。萬物徧乎天下。雲雨澤乎一方。天子功如天地。諸侯澤如山川。故可云相通也。洪範庶徵。因乎五事。人之貌言視聽思與雨暘燠寒風相感。亦氣相通也。祖考之氣雖散。而有子孫相屬。則氣復存。祭祀之頃。子孫心志專一。則氣聚。而祖考之神亦聚。故有感格。若非其祖考。氣原不通。此之心志雖聚。彼之精氣別有所屬。何由通焉。蓋嘗譬之。猶是人也。有執贄而見者。有款洽而語者。有一揖而退者。有終日相見。若江河汎梗。適相值而已者。接覲之時。稍有不當。人我皆有憾。其

于鬼神亦然。匹夫焉可對答帝王。然帝王欲見之。則亦可對答矣。有精神相嚮也。諸侯時見天子禮也。然天子不聞宜詔。殿門未許通籍。忽焉闌入。則爲罪人。精神原未相嚮也。故諸侯決不可祀天地。大夫決不可祀山川。士庶人決不可祀非族。本無精神相屬。忽焉致其薦獻。如之何其能感召也。祭祀者。杳冥之事。宜先求其理。有迹甚杳冥。理實粲然者。祖考之來格是也。有形雖陳列。理則幻妄者。浮屠老子之宮。像設儼然者是也。學者理之所在。以心求之。則爲仁人之饗帝。孝子之饗親。理所不在。求之以心。汎汎悠悠。不能相通。然猶無得無失。若專精獨好。必有鬼神所憑。而疾厲生矣。先王制祀典。但使渙散者聯屬。幻妄者杜絕。是謂知鬼神之情狀。既不爲氣之所屬。更不必言有其相屬之理。若深求其理。則天下之爲物者。其理皆可相通。必有狡獪之巫覡。值惑溺之夫婦。借相通之理。以實狂妄。雖明哲君子。莫能勝也。然必不可。吾之氣與浮屠老子相通也。與魍魎罔兩。妖狐厲鬼相通也。亦爽然矣。凡陰陽之理。陰非陽不立。故以子孫精神聚祖考精神。而後有所憑依。若精神不聚。神必不假。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也。若子孫不賢。神亦失其所憑。故傳曰。神所憑依。將在德也。至于祖考賢者。必能求福于天。以祐其子孫。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子孫賢者。亦能光大先靈。以受福于天。詩曰。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何與于非族。而受其狂惑哉。鄉人禡孔子朝服立阼階。存室神也。存室神者。欲神依己無恐也。由此觀之。巫祝之流。不可號叱于家。恐致鬼神不安。怨恫斯作。祀浮屠老子之神于寢。非所云敬而遠之也。且神在宅爲中霤。在野爲社。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中霤之神。家之常祀也。今世不修。淫及二氏。妄矣。愚俗之事二氏。非不虔也。禮居祖

考之上。食甘桑門之饌。至於廢老者供養。減賓客恆豆。宜若凡事惟謹者。然而嗜欲未訖也。心志未防也。惡幾未戢也。貪墨而殲財者。奢沈不已。棄所餘以飯其徒。敝攘而贏金者。殺越未厭。哀所剽以豐其居。鬼神曾不譴責。亦未嘗默誘其衷。使遷善改過。鬼神非有妄也。禍福之爲妄。于此徵之矣。夫所謂鬼神。非世俗所云也。天地之間。凡有可見之迹象。皆鬼神也。以其有所栽培。有所傾覆。則謂有性情。有生長收藏。以及物。有焄蒿昭明悽愴。以及人。則謂有靈爽。有變化生成。則謂有功效。其實杳冥無形。所有者理爾。理之爲體。實有是無妄者。故鬼神在天地。亦實有是而無妄。但遠之而愈有。卽之而愈幻者也。尊之爲理。則益神。求之以事。則爲物者也。虐而求助者。亡之徵。有而更祈者。失之兆。非族而事者。喪宗之祥。中才之人。戾氣滿前。恬不知怪。而杳冥之物。反惕然戒懼。惟恐譴怒。則何爲者耶。古人毀淫祠者衆矣。未聞鬼爲祟也。知道未真。狐疑芥蒂。久之妖由人興。不曰此心未寧。而曰鬼神見譴。漢哀帝是也。賢者深知鬼神。卽可祛淫祀之惑。深知天下之理。卽可祛鬼神之惑也。古者天子至于士。皆有廟。見于經傳者。夷伯游氏是也。王珪不作廟。四時祭于寢。爲有司所劾。太宗立廟愧之。世亦以儉不中禮少之。故唐世家廟爲多。宋詔三公立廟。而有司疑難其制。惟潞公廟成。溫公作碑。載其制度頗詳。世所準望也。攷潞公爲相。請建家廟。事下有司。時蘇子容爲禮官。議曰。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有土者。乃廟祭也。有土則有爵。無土無爵。則子孫無以祀。是有廟者。止于其躬。子孫無爵。祭乃廢也。故必參合古今之制。依約封爵之令。爲之等級。錫以土田。然後廟制可議。若猶未也。請考案唐人寢室祠享之儀。用燕器常食而已。以此觀之作廟之事。非請于

朝經禮官駁正不可行也。雖有世官而無世祿亦格于無田不祭之例不當行也是以祠堂通行廟制寢
饋也忌日者君子終身之憂也。古人叔父之私猶踰階焉。况父母乎。朱子諱巾素服以居不御酒肉不樂
不矧夕寢于外。墓祭之日哀省三周再拜洒埽而後裸皆後世法古者郊禘爲祈子之神蓋祭天子郊以
先媒配謂曰禘者神明之也其儀以玄鳥至日牲用大牢此天子之禮。今民間不可祀天而祈子之祀猶
可義起盍于春分設祭主人夫婦望空祈禱用家庭常祀之儀祀詞奠告歲一行之或疑其太疏則祭以
每月朔望其禮稍殺但告神而已否則告諸祖考之主而已。今民間祈子之祀輒歸二氏妄誕甚矣未有
能正之者。

奉身篇第五十一

人受形有生卽有治生之累寒而欲衣飢而欲食爲嗣欲室戴天履地幼學壯行而欲仕雖曰附麗以生
要皆生之累也累之所及與生終始譬如簞人子有所假貸于長者窮年迄歲奉其所舉之責至老且死
尙齋逋負入地若隨事取償亟燔其券不更舉責長者之門則是人者可優游而終天年矣人之生也以
中年爲界中年以前處乎日增者也割情去欲逃諸人事外聖人未許也中年以後血氣日衰形容日瘁
親愛不常在左右憂喜得失逝而不留多矣彼造物者既許我以日減可減不減或中絕而復續以有限
之身殉無涯之役甚矣其惑也譬良田焉春夏之閒封殖嘉穀鋤去稂莠惟力是視誰能禦之秋冬之際
戒以零露申以嚴霜不惟稂莠不育卽嘉穀亦不再殖矣善乎田豫曰年過七十而居位譬猶鐘鳴漏盡